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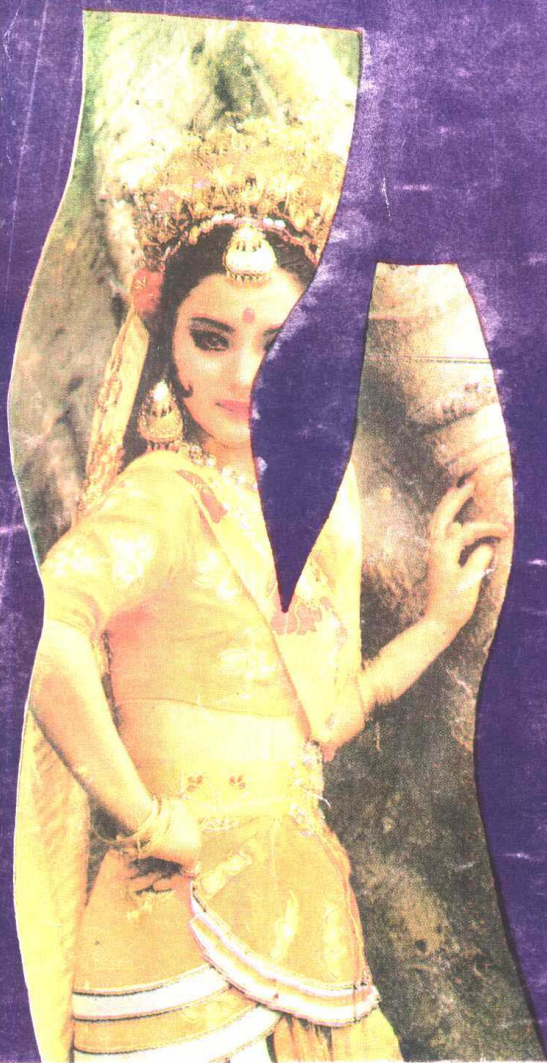
东方文学丛书



〔印度尼西亚〕阿赫马·多哈里 著

严萍 龚勋 译

爪哇舞妓



爪哇舞妓

〔印度尼西亚〕阿赫马·多哈里 著

严萍 龚勋 译

爪哇舞妓

〔印尼〕阿赫马·多哈里 著

严萍 龚勋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541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 字数: 310千字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册

ISBN7—5378—0426—5

I·404 定价: 5.90元

印度尼西亚当代小说的发展

(前 言)

梁立基 龚 勋

近二十年来，印度尼西亚小说创作的发展趋向是：从对世界普遍性思潮的追逐走向对民族文化根脉的深挖，通过反思寻找世界性与民族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更好结合。

六十年代的后半期，随着政权的更迭，印度尼西亚文艺界两种对立的文艺路线和文艺思潮的对抗局面暂告结束了。印度尼西亚的整个文艺界出现西方现代主义和泛人性论之类的普遍性思潮的回流，使作家们热衷于文学形式上的标新立异，而在思想内容上却日益远离现实政治。此外，“严肃小说”的发展也因受到“通俗小说”的挑战和冲击而徘徊不前。

“通俗小说”热的出现并非偶然，乃是都市文化急速膨胀的结果。印度尼西亚进入“新秩序^①”时期后，政局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都市建设速度大大加快，使市民队伍日益庞大，他们是书刊市场“通俗小说”主要的消费者。“通俗小说”因畅销而越来越受到出版商的青睐，加上有电影、电视等大众视听艺术的“推波助澜”，进入七十年代后便大有

①苏哈托总统执政以后称作“新秩序”，以前称作“旧秩序”。

超过“严肃文学”之势。

“新秩序”时期的“严肃小说”是在新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发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刺激，小说家纷纷离经叛道，抛弃传统，向超现实主义寻找自己新的立足点。一时间，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小说纷纷出来亮相，令人眼花缭乱。有些小说可谓无奇不有，如既无人物又无情节的“电子小说”、“符号小说”等，看了叫人直摇头。这些小说虽然别出心裁，但往往只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很快被人遗忘。但伊万·希马杜邦所开创的“反小说”的小说创作则与此不同，他于1969年发表的小说《祭奠》所引起的轰动，至今仍能感觉到其余波。他可以说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派小说真正的奠基人，为当代小说开一代新风。他在哲学上深受法国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创作上则师承于法国“新小说派”的倡导者罗布·格里耶。他的小说主人公大都为无名氏，抽象地称之为“我们的主人公”。小说的故事情节也很反常，缺乏逻辑与理性，有时荒谬到难于理解，但又不是胡编乱造和毫无意义，内中往往蕴含着较深的哲理意味和社会批判。拿他的代表作《祭奠》为例，小说所着重描写的是主人公一个画家怪诞行为，其实那是作者对现实社会使人非人化的异化现象的艺术概括。在荒谬社会里，画家的“不正常”被社会视为“正常”，而一旦画家回到“正常”，社会反而视他为“不正常”，从而引起天下大乱。这部小说一发表，人们不仅为其反传统的现代派新颖写法所吸引，也为其蕴含的哲学意味和社会批判而赞叹。这部小说后来还获1976年的“东盟文学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在伊万之后还有三位比较有名的现代派作家，他们

是布迪·达尔马、达纳托和布杜·威查雅。布迪·达尔马是属于学院派作家，小说创作受卡夫卡影响很深。他的代表作《批评家何迪南》（1974）写的是些个体生活在黑白颠倒的世界里，可以看出有脱胎于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痕迹。而他的以美国社会的凡人琐事为题材的小说《奥连卡》（1980），则类似美国当代新闻小说，是一种用报纸新闻、广告、照片与文字缀列在一起的“拼贴式”小说。该作品也曾获“东盟文学奖”。布迪·达尔马曾宣称自己的作品不是荒谬小说，但读起来同样晦涩难懂。达纳托是学绘画和造型艺术的，他的小说往往“以图为题”和“以图为文”，依靠不断地重复某一词造成一种音响效果，使他的小说具有可观、可读和可听的特色。布杜·威查雅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荒诞派戏剧家，他的小说创作受欧美现代电影戏剧影响很大，尤其是打斗片和荒诞剧。他的意识流很象“蒙太奇”的手法，且喜欢“倒立着看世界”。他是位勤于笔耕的多产作家，几乎每年都有作品获奖，也曾获“东盟文学奖”。他的主要小说有《电报》（1973）、《车站》（1977）等。

二、政治性小说以影射和抨击“旧秩序”时期的专制和腐败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暗含对当今执政者的告诫以及对国民文化素质的批评。小说还是从普遍性的人道主义出发，不过更突出民本民主思想，特别是对国民性的改造提出更强烈的呼吁。代表此类小说的有莫赫达尔·卢比斯的获奖作品《虎！虎！》（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小说以象征手法影射“旧秩序”领导人的人格缺陷，描写专横拔扈者的可悲下场。达梯尔·阿里夏班纳于七十年代初发表的长篇小说《蓝色洞穴》，也是对“旧秩序”的全面批判，彻底否定过

去。阿里·奥达的小说《光明之路》（1971）、哈迪马查的小说《寂寞孤独》（1977）和迪波尼哥罗的小说《恶性循环》（1975）都是政治性较强的作品，矛头指向当今的官僚，揭露贪污腐化的现象，提出民主化的要求。此类小说多出现于七十年代的中前期。

三、写女性问题的“严肃小说”异军突起，令人瞩目，特别是女作家蒂妮的女性小说更是备受推崇。蒂妮曾嫁给一法国外交官，这使她有机会对西方人的道德观、婚恋观、性自由和女权运动等进行比较细致的观察，然后以她一位东方女性固有的细腻写下了域外域内众多女性的命运遭遇，提出印度尼西亚妇女现代化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她的小说多达十几部，其中以《在船上》（1973）、《拉·巴卡》（1975）、《启程》（1977）等最受好评。乌马尔·卡亚姆于七十年代也写了一些女性问题的小说，反映爪哇妇女生活观、婚恋观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影响。他的小说《斯利·苏马娜和巴乌克》（1975）在塑造女性形象方面有独到之处。

四、以文化传统与民族命运的关系为视角，深化对历史题材的发掘，提高民族的自觉性，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这类作品大都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达梯尔于197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优胜劣败》，作者试图从东西方文化的宏观比较中，找出太平洋战争日本失败的深层原因。当然，人们对作者从“全盘西化论”出发所得出的结论不一定会赞同，但他对欧美文化、日本文化和印度尼西亚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层次所作的全面探讨，他从分析其中的优劣对胜负的辩证关系而提出的建立一种超越各文化缺陷的“世界性超级文化结构”的设想，应该说还是有一定

的见解和启发意义的。所以,人们认为他的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大大超过其文学价值。八十年代初,普拉姆迪亚·安南达·杜尔获释后发表的《人世间》与《万国之子》(四部曲的头两部,后两部是《足迹》和《玻璃屋》,若干年后才得以发表),把这类历史题材的小说提到从未有过的高度,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立即被翻译成八种文字。这四部曲是反映现代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一面镜子,是现实主义的杰作,评论家认为“不会比那些获诺贝尔奖金的巨著逊色”。普拉姆迪亚小说的发表“一举结束了印度尼西亚文坛死气沉沉的局面”,使受压制的现实主义重新抬头,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1983年芒温威查雅发表的《鲨鱼、金枪鱼、诱饵鱼》也是一部历史小说,描写东印度尼西亚群岛人民在旧殖民时代的英勇斗争。这个时期的历史小说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再现历史是为了让人们以历史为参照,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现代化和国民性改造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五、各种带有地方性文化和地区性民族集体特色的作品,开始大胆地触及敏感的政治问题和深入探索世界化潮流中的民族化问题,以至于形成一种新型的带有文化反思意味的地方性的“乡土文学”。凯鲁尔·哈伦以米南加保为题材的小说《遗产》(1979),柯里·拉涌·兰班以达雅克文化为背景的小说《仪式》(1978),格尔松·波耶克带有东印度尼西亚群岛特色的小说《老师》(1971)和《沙巴娜恋情》(1979),阿斯巴尔描写布吉斯族渔民生活的小说《潮》(1976)都属于此类的获奖作品。但从影响最大来讲,还是那些以爪哇文化为背景的小说。爪哇文化是印度尼西亚各民

族文化中历史最悠久的，同时也是最发达的。近几年来印度尼西亚的文学天平出现向爪哇作家一边倾斜的现象，这与独立前的情景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独立前的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天平主要倾向苏门答腊马来作家的一边。有学者称上述现象为“印度尼西亚文学的爪哇化”。代表这一倾向的作家有芒温威查雅、阿赫马·多哈里、阿尔斯文托·阿特莫维罗托和里努斯·苏尔亚迪等。他们与以往的爪哇作家不同的地方是，他们采用了常规的甚至是传统的叙事结构。他们对爪哇深层文化的挖掘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一）探明深层文化结构对国民心态的遗传影响，以确定它在民族现代化中的价值和地位问题；（二）深入揭示具有爪哇文化传统心态的典型人物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从中得到一些启示；（三）强化爪哇语对印度尼西亚语的渗透和影响，把大量的爪哇语汇，尤其是涉及文化价值观念、信仰和礼仪习俗的，注入于现代印度尼西亚语中。所以，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不仅能感觉到浓郁的爪哇情调，了解到有关爪哇文化的脉息变化，还能看到爪哇语对印度尼西亚语的干与。近年来引人注目的作品有阿尔斯文托的长篇小说《花裙腊染匠》（1985），作者对现代印度尼西亚社会中残存的爪哇日惹宫廷贵族的生活作了细致的描述，揭示他们的价值观念、贵族心态、审美趣味和生活方式，以及他们以爪哇传统的“滤色镜”对历史与周围发生的事件所作出的评价。芒温威查雅于198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织巢莺》使他名声大噪，成为“东盟文学奖”的获得者。这部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故事生动紧凑，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练诙谐，而且还在于它通过主人公命运的悲喜剧，生动地展示爪哇社会各阶层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作者通过描写织巢

莺编织鸟巢的细致和坚韧，来暗示印度尼西亚民族在当今的建设时代应树立起具有自己特色的“自我形象”。里努斯在同年发表的长篇散文诗《巴利延的自白》同样也使他蜚声文坛。该作品通过日惹贵族家庭的女佣巴利延的自述，层层揭示爪哇传统的社会文化对今人的素质和心态的深刻影响。应该承认，这些爪哇作家在揭示爪哇文化影响的根深蒂固是相当出色的，但他们把大量爪哇语汇硬塞进印度尼西亚语的作法却遭人非议，不易为不懂爪哇语的人所接受。

前已述及，“严肃小说”的发展受到“通俗小说”的挑战和冲击，其实两者之间很难有一个严格的和科学的界定，到八十年代两者的界限更加模糊。在七十年代，“通俗小说”的主要部分是言情小说和学生小说，以生活在大都市的年青人为主角，描写他们在爱情纠葛中的喜怒哀乐，比较重趣味性和感官刺激而缺乏思想深度。但八十年代的“通俗小说”已逐渐向更高的标准靠拢。有些原被划为通俗小说家的后来也进入了严肃小说家的行列，如莫廷戈·布歇、阿尔斯文托·阿特莫维罗托等。而有些严肃小说家，甚至包括普拉姆迪亚在内，也不排斥采用“通俗小说”的语言和某些写法。“通俗小说”与“严肃小说”的接近和地方性“乡土文学”的兴起，特别是爪哇化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八十年代印度尼西亚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点。而阿赫马·多哈里于1981、1985、1986年先后推出的力作《爪哇舞妓》三部曲（分别题为《杜古巴鲁的摇钱树》、《清晨的扫帚星》和《月晕》）则一下子把这个突出点变成评论界的热门话题，他也成了八十年代令人瞩目的文坛新星。其实在这之前，阿赫马·多哈里已有不少作品问世，其中长篇小说《圆顶》（1980）还获“雅加达大作

基金会奖”，不过当时因被其他成名作家所遮盖而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三部曲逐一发表后，评论界才给他以高度的评价。这三部曲既可以看作是一部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又可以视为爪哇乡村文化史的横截面记录；既可以作为社会文化和民俗小说来研究，也可以从女权问题的角度去探讨。作者凭着他对故乡大自然和风土人情的熟悉，对爪哇固有文化传统的直接感受，以及对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的把握，把一个叫杜古巴鲁的小山村从1950年到1971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艺术地再现在我们的面前。小说的主人公叫斯琳蒂尔，她命里注定要当供男人玩赏的舞妓。对此她不但毫无怨言，反而引以为荣。这正是受传统文化束缚的爪哇妇女的悲剧。她把自己人权的被践踏看作是一种奉献，而全村人可以从她的“奉献”中得益。小说以斯琳蒂尔的一生经历为主线展开情节，叙述她十一、二岁开始履行“神妓”般的义务前如何度过“揭闺帐”之夜，即舞师爷拿她的贞操作为拍卖品，让出价最高的男人享受“初夜权”；叙述她当上舞妓后如何为婚前的男人当“哥娥”，即受雇于婚前的男人以其身体传授性生活的经验，实际上是变相卖身；叙述她如何被卷入政治旋涡而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叙述她在出狱后又如何再次被男人所欺骗和愚弄，使她重新做人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斯琳蒂尔的一生既可悲又可怜，究竟是谁造成的，作者没有明说，但读者可以自己得出结论。斯琳蒂尔对自己的命运几乎没有抗争，可她也向往能过人的生活，向往能有真正的幸福，在她受尽凌辱的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一棵爱情的真苗。然而现实对她特别残酷，她从少女时代就钟情的男人拉苏斯，在她当上舞妓后便永远离去了。拉苏斯自幼丧母，为“恋母情结”所折磨，在失去心上

人后便决心离乡出走，他想在个人精神解脱和民族责任感羁勒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经过种种磨练后他终于又回到村里来，并决心去改变故乡愚昧落后的面貌，但可惜斯琳蒂尔已经疯了。斯琳蒂尔与拉苏斯的经历带有象征意义，是整个故事的经纬线。两人时离时合，交叉进行，在叙述结构上与美国现代作家斯坦倍克的手法有相似之处，即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述交叉使用。作者对自己的故乡充满着爱和恨，爱其纯朴善良，恨其愚昧落后，以至于甘心被人践踏和蹂躏。这三部曲就是作者爱与恨的交响曲，他与芒温威查雅一样，希望本民族在面对世界文化的冲击时能保持自身的和谐，告诫自己的民族要反思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把其中的合理成分优化为民族现代文化的主体。

多哈里的三部曲兼有“严肃小说”的主题深刻性和“通俗小说”的故事趣味性，可做到雅俗共赏，是近年来难得的好作品。我们阅完后，不仅能得到艺术的享受，也能增加对印度尼西亚民族及其文化的了解。

梁立基：北京大学教授、北大印尼—马来文化研究所所长

龚 勋：北京大学印尼文学硕士、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讲师

目 录

印度尼西亚当代小说的发展（前言）

.....梁立基、龚 勋

第一部 杜古巴鲁的摇钱树

第二部 清晨的扫帚星

第三部 月晕

《爪哇舞妓》——一部雅俗共赏的反思性社会文化小说

（译后记）

第一章

一对白鹤凭着高空扶摇的气流在飞翔。它们双翼不动地悬浮着，划过一个又一个时辰。阵阵鹤唳回荡长空，声声仿佛婉叹。水，这两只鸟就为找到一片水泽飞行了上百公里。水泽是它们久久渴望的，那里有它们赖以果腹的蛙鱼、虾和螺等等。

旱季还未过去，可杜古巴鲁村四周数千公顷的水田却早已干涸、荒芜。这对白鹤连脚掌大的一块水洼都找不到了。水田变成了灰褐色的旱地。百草枯死。地皮上散落着的几株绿色是大自然恩赐给蝗虫和蚱蜢的马齿苋。这种仙人掌类的植物只有在旱季肆虐的时候才在水田里冒出来。

天空的另一侧，一只麻雀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它象弹弓上射出的石子一样疾飞着，尖声嘶叫着。一只鹞正以更迅猛的速度追逐着。两只飞禽划过的空气发出“嗖嗖”的啸声。鹞的长喙啄在麻雀的头上时，天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叫声，纤柔的羽毛“蓬”地飞散开来。这场杀戮就发生在杜古巴鲁村头上空。

天上刮起了东南风。燥巴巴的狭小村子里，树梢婆娑，竹叶窸窣。杜古巴鲁村河边，牧童安放的小竹风车发出“嗒嗒”的声响，白薯莨叶制成的风筝一下子窜上天去。杜古巴鲁寂寥的天空上满是云雀的聒噪声。

数月来的暑气已使各种种籽变得干瘪了。木棉果皮渐渐

发黑，裂成三瓣，木棉絮随着风团团飞舞。每团絮中都裹着一颗成熟的种籽，飘落到哪里，哪里就会长出一棵木棉树。大自然就是这样施展它的神力，让新长成的子树不依傍在母树身边。刺桐也选择了几乎同样的方式来散播它的种子。成熟的树种借着豌豆样坚硬的外衣象螺旋桨一样飞转，一旦风起，望去好似成百只蝴蝶随风飞出了刺桐树。要不是孩子们调皮，树种会迁徙到千里之外安家。大自然总在发放它的令箭。

两只白鹤从高处俯瞰时，杜古巴鲁村在它们的眼里仿佛广袤原野上凸出的一块小丘。即使是周围最近的聚居地，它也只能靠那水田网上纵横两公里的阡陌与之相连。杜古巴鲁村小而偏僻，它创造着自己的生活。

本村的二十三间屋住的都是世代传人。传说杜古巴鲁人的祖宗是个叫基·色查孟加拉的毛贼，他有意专挑寂静荒僻之地以了却其匪盗的一生。于是这杜古巴鲁就成了他传宗接代的地方。

村里的人上下都知道，他们这位老祖宗基·色查孟加拉从前是外界人们的公敌。可他们崇拜他。位于村中小山包上的基·色查孟加拉的墓，是他们顶礼膜拜的场所。他墓碑前缭绕不散的青烟说明，杜古巴鲁人把他们的精神活动都集中在这里了。

村边，三个小男孩正在拚命拔一株木薯。这三个小家伙太单薄了，怎么也拔不动那紧紧攫住石灰岩地层的木薯茎块。土质干硬板结，他们气喘吁吁，木薯却纹丝不动。三个人几乎要绝望了。这时就见当中的一位出了个点子：

“找个撬子”，拉苏斯对两个伙伴说，“没有撬子甭想

把这个倒霉的木薯拔起来。”

“白费劲儿，只有拿个镐来才能挖穿这么硬的地。”瓦尔塔说，“最好我们能弄点儿水，把这个混蛋木薯的根浇一浇。这样拔起来肯定不费劲儿了。”

“水”，第三个小家伙达尔孙不以为然地说，“哪儿能弄到水呀？”

“好了，好了，你们这些蠢驴！”拉苏斯不耐烦地说，“我们一块往木薯根上撒尿，这样再不成，那真见他妈鬼了。”

三个小雀雀对准了同一个点，“吱……”。尿完后，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自擦了擦手，使出吃奶的劲儿又拔起木薯来。

手上和背上鼓出条条青筋，小脚丫死命地蹬着地面。细须一根根拽断了，地面慢慢地裂开来。当最后一根扯断的时候，三个孩子一屁股墩坐在地上。但紧接着是一阵欢呼，木薯连同它那几根指头大的茎一块儿被拽了出来。

杜古巴鲁的规矩告诉他们，三个人的合作到此为止。瓦尔塔和达尔孙又在为那几个刚拔出的木薯比起块头来。拉苏斯和瓦尔塔各争得两个，达尔孙只抢到一个，没什么可说的。三人接下来要做的是赶紧用牙啃掉皮儿，咀嚼那几个宝贝。那上面有土的咸味，当然还有尿的臊臭。

拉苏斯一边用手背揩嘴，一边招呼两个小伙伴看看他们放的那几只羊。直到确信那几只畜牲没有去损坏人家的庄稼时，三人才向他们经常玩耍的地方走去。来到一棵木菠萝树下，只见斯琳蒂尔独自一人正在专心地玩着。这个小姑娘正在用一根椰叶梗将几片木菠萝叶穿起来编一顶王冠。

斯琳蒂尔跪坐在地上编织那个东西，口里哼着小曲。杜古巴鲁人无论哪一位，都只识两种调子：老人们哼“基冬”，孩子们唱“龙根”。斯琳蒂尔带着稚嫩的娃娃腔唱起了龙根舞女们最得意的曲子。

“牛儿拴着链儿食青草

奴家被人破了贞身也不恼。”

这是支淫邪小调。斯琳蒂尔这个才十一岁的小丫头唱得非常认真，也许她还未真正理解这首酥软小调的意味。不过这无所谓，杜古巴鲁人不会因为小孩子唱这种下流曲子而惴惴不安的。

斯琳蒂尔唱得格外专心，连三个男孩站在身后都未察觉。就在她试图把王冠往头上戴时，忽然意识到有人在身边。

“太大了。”拉苏斯的声音把斯琳蒂尔吓了一跳，这位少女抬起脸来。

“我给你做顶王冠怎么样？”拉苏斯接着自告奋勇地说。

“不必了，你要想干，帮我摘些大芒果树叶来。这样做出来的王冠更好。”斯琳蒂尔答。

拉苏斯一笑。在他看来，能满足斯琳蒂尔的愿望总是令人高兴的。他转过身去，左右环顾看有没有大芒果树，看到后他就爬了上去。他的动作迅捷如猴，很快就摘下几片大大的树叶。拉苏斯想，斯琳蒂尔戴上用这几片叶子做成的王冠一定更加可爱。

三个男孩一起帮着斯琳蒂尔做成了那顶叶冠。大小正好。